

双峰虎塘：排难结亲

知音相交 缔良缘 藏书百年 兴显学

文/本报记者 魏姗 图/本报记者 王翟 周围

或许是冥冥中注定的缘分，王船山的两个儿子都娶了刘家女儿为妻。

一子名为王敏，其妻是衡阳刘近鲁之女；一子名为王敬，则娶了湘乡刘象贤之女为妻。王船山与刘象贤，本同为同榜举人，后又有缘结为亲家，关系越发密切。在王敬与刘象贤女儿订婚之时，王船山就动情地赋诗道：“急难情深增缱绻，根株心许鸾萝封”。由于关系甚密，王船山曾数次来到湘乡刘家，时有诗文唱和，其事详见《船山师友记》及《王夫之年谱》。正所谓：“贤者处世，天下无道则隐，有道则至。”明清易代后，刘象贤便以遗老自居，隐居乡里，教授生徒，时称名师。刘象贤曾在多地设馆收徒，影响颇大，王船山亦往刘之馆中论学，故“船山学”彼时就已在湘乡渐成气候。而有关王刘二人的交往故事、可贵缘分，也在衡、湘两地流传了三百余年。



鸟瞰虎塘

上湘坳头刘氏族谱

排难结亲真知音

刘象贤(1607—1677年)，字若启，号懿庵，湘乡县测水虎塘(今属娄底双峰县杏子铺镇虎塘村)人，以吟诗作文著述以终，被誉为“诗格高老”。他少时便与王船山交谊，明崇祯十五年(1642年)和王船山一同应壬午科试，中举人。崇祯十七年(1644年)，明朝覆灭，刘象贤隐居虎塘不仕。

清康熙六年(1667年)，王船山和兄长王介之与人发生纠纷，刘象贤为王氏兄弟排解。此事王之春编著《王夫之年谱》亦有记载：“公(王船山)与石崖公(王介之)同被难，刘公象贤居间得寝。”

王船山与其兄究竟因何“被难”？衡阳师范学院教授、湖南省船山学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朱迪光认为，应是被恶人控告“横逆”，既言之为“逆”，往往是与谋逆相联系的。如此

大的罪名扣下来，王氏兄弟恐怕是要遭遇见官、拘押了。会当此时，隐居湘乡的刘象贤“冒暑从山道至衡阳”为他们“解纷”(据《湘乡坳头刘氏续修族谱》载《懿庵公年谱》)，帮助王船山兄弟二人免去了关押之苦。至于刘象贤身为一介布衣，为何会有如此大影响力，可以帮王氏兄弟排除“此等大难”，暂无具体史料记载。据学术界人士推测，可能与刘象贤开馆授徒、时称名师，有一定关联。

1667年5月，“被难”既除，刘象贤邀王船山来虎塘做客，并为其族谱作序。“知恩图报者，贤者也。”王氏兄弟皆风骨不凡，受此大恩，登门拜谢亦是理所应当，便动身前往。客居虎塘期间，适逢刘象贤六十大寿，觥筹交错，推杯换盏之际，刘象贤还将自己的女儿许

配给王船山为媳。此事既见后人编著的《王夫之年谱》：“会刘公六表初度，公即席为子敬聘其女为妇”；王船山本人亦有诗讲述：“刘若启为余兄弟排难已，招泛虎塘，叙其家乘，会当六表初度，欢讌之下，遂允配室于敌儿——此生相聚太从容，海徙山移梦后逢。急难情深增缱绻，根株心许鸾萝封。百年初识团圞好，双径从看偃盖松。拟煮丹砂回白首，年年吹笛上嵩峰。”本意为登门拜谢做客，其后竟上演了一出喜结亲家，如此妙不可言的缘分难道仅源于“天注定”？殊不知，“缘是天定，份在人为”，刘象贤作为王船山的思想知音，一直都理解、同情、支持、帮助王船山，对于王家的良好家风、家教，自然会多一份认同，王船山之子女王敬，在他看来应是女儿良配。

诗人船山情难抑

结为亲家的王船山、刘象贤二人，交往愈发密切，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、吟诵至今的诗词。

康熙七年(1668年)三月，王船山还邀李国相(字芋岩)、刘近鲁(字庶先)一同游览虎塘。他们这次是从衡阳曲兰经上湘黄龙桥(今属双峰县花门镇)、锁石坳(今属双峰县锁石镇)，再在渭水桥(今属双峰县印塘乡)坐船而去的。刘近鲁有《渭水同夕堂

老人月泛寻懿庵别业》(夕堂老人即王船山)诗云：“载酒酬奇字，鸥俦一棹携。片云回野渡，万岭郁湘西。凉吹轻双影，滩花笑短藜。鹿门知远近，渐入虎塘溪。”

沧海桑田，时过境迁。现在的虎塘村因发生过地质灾害，不少名胜古迹不复再见。其实，彼时的刘象贤故里虎塘，确实颇多佳胜。康熙七年，王船山客居虎塘数月，青山碧水之间，思想家船山暂时消隐，诗人属性的船山强势凸显，趁兴而作不少诗歌。这其中，尤以《虎塘振衣台歌》为代表，抒发了诗人“方今不乐更何期”的思想感情，“冈前台因风势起，双鹿衔花带云髓。主人裁云忙羽衣，云扶双袂飘霏微”，想象恣意、情景交融，至今读来，犹令人心旷神怡、赏心悦目。

当时王船山还应刘象贤之请，为即将付梓的《刘氏族谱》撰写了《序言》。后王船山以中署促归。据《沉湘耆旧者传集》所载：“(1668年)夏六月，留湘乡。与刘公象贤期徐芳游虎塘，迟至。公病，遂先归败叶庐。”可见，此次王船山游历虎塘，还邀约了长沙徐蔚子。据《沉湘耆旧者传集》：“徐芳，字蔚子，本姓徐，长沙人。育于湘乡简氏，故又从简姓，字在雍。”可惜的是，当徐芳到达虎塘时，王船山因中署已返衡阳。他得知此消息，即赋诗一首送去。诗的前小序云：期徐蔚子虎塘迟至，余暑病先归，蔚子独留万绿池与若启月饮共相太息，寄此谢之。

贤媳助力“船山热”

300年来，“船山热”从学术界传导出来，一步步影响着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。

现任虎塘村委会主任的刘祥文，从小就听说了王船山、刘象贤泛舟游虎塘的传说，还因为仰慕王船山，曾专程驱车前往湘西草堂拜谒，并对衡阳市的船山大道也颇为熟悉。其实，身为刘象贤后裔的他，同样有着为祖先骄傲的资本。

这是因为，“船山热”之所以能一路兴起，其刘氏族人功不可没。

时光回溯到300年前，王船山之子女王敏是第一个给其父作传记的，也正有赖于他的记录，我们今天才得以了解王船山的生平。其所撰写的《大行府君行述》，更是后人研究王船山生平、著述及其思想的重要材料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王敏的另一个重要身份，即刘象贤之婿。前文提及的王船山父子参与纂修《湘乡县志》，应该也包括了王敏。

王敏之妻刘氏，出身书香门第、贤惠淑德，又自小耳濡目染父翁之间的非凡情谊，她

会帮助夫婿整理王船山生平事迹，自是情理中事。此外，学术界有推测，当时王船山的很多书稿也是由刘氏帮忙抄写的。这并非无的放矢。不少史料都记载，王船山晚年隐居湘西草堂，发奋著书，可生活清贫的他连纸笔都需要相借，著书完成后，何以为报？想来唯有“以书为报”了。而刘氏及其族人，与王家关系密切，一者接济纸笔，一者以书为报，如此一来二去，使得刘家成为仅次于王家收藏《船山遗书》最多的家族。

王船山生前曾预言：“吾书二百年后始显。”可是，在船山生前，其书仅刻印过两次，数量很少，市面难见流通。王船山过身后近半个世纪，遗集也无法正式刊行，预言如何实现？据记载，同治六年(1867年)，曾国藩大量刻印《船山遗书》，此时据清康熙六年(1667年)王船山开始寄居湘衡边界深山著述，正好两百年整。惊世之作以空前规模公开问世，传遍海内外，“船山学”就此昌盛，成为风行全国的显学。而在此之前藏书

最多的王家、刘家，就是帮助“船山热”兴起的最大功臣之一。

在听闻自己先人有此功绩后，刘祥文眉间引以自豪的神情越发明显，并连声感叹：今后要更加用心研究学习先贤王船山、刘象贤。

其实，也正因为越来越多像他这样的好学者加入，我们才有理由相信，“船山热”会一直“热”下去。



扫一扫 观看视频

专家点评



本期嘉宾：

朱迪光(湖南省船山学研究中心首席专家、船山学社常务副社长、衡阳师院教授)

喜结亲家 功在藏书

王船山亲家刘象贤故里虎塘，现在看来，或许不复当年胜景，却蕴涵着深厚人文研究价值。

在虎塘，幸免“被难”的王船山兄弟二人，轻松客居，泛舟观光、得闲下棋，衡、湘两地至今都流传着王、刘两家友善和睦、密切交往的故事、传说。

在虎塘，思想家王船山诗兴大发，挥笔写下《虎塘振衣台歌》，词句精湛、堪称上品，深刻生动地描写了湘乡测水虎塘振衣台周边的美妙风景，抒发了诗人王船山趁明月当空、酒酣兴高“方今不乐更何期”的思想感情。其中附记，更是言简意赅，精辟地概述了王船山在清秋时节赴刘象贤虎塘之盛会，后人读之，犹如身临其境。

在虎塘，王船山与同榜举人刘象贤喜结亲家，密切关系更进一步。得益于贤媳刘氏及其族人的抄书、藏书，大部分船山遗书幸得保存、刊行于世，为后世“中兴名臣”曾国藩重刻《船山遗书》提供了大量的、宝贵的初始手稿，为“船山学”兴起为显学，风行三百年奠定了重要基础。

虎塘刘氏一族，虽非官宦显贵，却对船山思想文化的保护和传承，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。刘氏一族后人，在骄傲先人业绩之时，亦不妨进一步深入研究、发扬光大。

代表诗词

虎塘振衣台歌

梅龙连蜷飞青苍，灏灏回绕紫清湘。南有拔地五峰之寿岳，北有振衣千仞之高冈。冈前台因风势起，双鹿衔花带云髓。主人裁云忙羽衣，云扶双袂飘霏微。世人有衣不得报，谁复与之言是非。金鱼袋紫左貂厚，睥睨红尘开笑目。慵看长安万树花，长种紫桑五株柳。有子能读中经书，归谋还载鲈鱼酒。酒香秋圆餐秋英，台上振衣秋风轻。示我琅函仙籍字，兰条桂枝相续萦。长沙帝子长袖舞，摘星吞月何足数。南斗临吴玉衡楚，前有千龄后万古。珠联璧合聚湘浦，方今不乐更何期。台上黄花透秋雨，

清秋携丹瓢，访若启年兄于上湘，会修六十余年之旷举，聿王家乘，因以订定之役，下属薄劣。余见揆矍相者，不足以与孝友之事久矣。顾惟鹤鸣之义，若启浪游怨，以匡余兄弟于急难，是直不谓我非同生也，岂曰能贤，聊以与诵事已。若启觞我于振衣台，酒酣狂舞，解月而为之歌。若启曰：“鲁史有侨札之言，是可缀之谱民。”呜呼！安得长者之言，而称之如此哉！

史料辑登

六年丁未(1667年)，公四十九岁……公与石崖同被难，刘公象贤居间得寝。招游虎塘，为序族谱。会刘公六表初度，公即席为子敬聘其女为妇。

《王夫之年谱》

七年戊申(1668年)，公五十岁……夏六月，留湘乡。与刘公象贤期徐芳游虎塘，迟至。公病，遂先归败叶庐。

《王夫之年谱》



刘安清老人(右二)手捧族谱接受采访